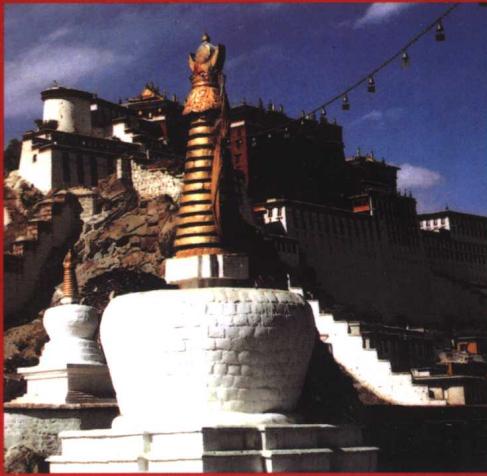


旅游·文化·历史·艺术·思考

# 西藏非常视窗

TIBET ON VIEW

韩书力 著



旅游·文化·历史·艺术·思考

# 西藏非常视窗

TIBET ON VIEW

韩书力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本书经中国台北市艺术家出版社授权，  
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非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复制、转载。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 - 2002 - 085 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藏非常视窗/韩书力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2003.4

(贝贝特艺术广场·艺术行旅书系)

ISBN 7 - 5633 - 3896 - 9

I . 西… II . 韩… III . 喇嘛教 - 宗教艺术 - 西藏  
IV . J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5142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 - 64284815

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深圳市南山区内环路 8 号 邮政编码:518054)

开本:880mm × 1 230mm 1/32

印张:8.25 字数:210 千字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9.8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代序>

四季无夏的西藏，10月便已是初冬了。27年前的10月，我初次进藏，记得空姐刚打开舱门，大片大片的雪花便随着冷风呼呼地钻进机舱，给原本就大惊小怪的旅客们送上意想不到的见面礼。“胡天八月即飞雪”，还未及背出下一句，我便顺着扶梯足踏净土头顶梵天，真真切切地置身于雪域高原了。当时并未想到从此便与西藏结下不解之缘分。

27年前的西藏，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在文化上、政治上真是不堪回首，与今日远非可比。但西藏毕竟是尾大不掉的边地，这里的绝大多数藏族同胞并不在乎今夕何年，他们世代连绵地按自然经济的规律劳作起居。口号与标语到底填不饱肚子，活着还得靠糌粑与酥油。需要提及的是，那时西藏各地的宗教氛围是很淡的。惟此，才让我们看到了几乎没有神秘幔帐遮掩下的西藏：粗犷、淳朴、诡异而和谐，构成了高原自然景观与藏民族精神的基本色调。

斗转星移，倏忽便至世纪之交，我对西藏最初的这个印象，却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

我是学画的，虽为小技，手脚也需勤快，所以找机会与借口到农牧区写生、拍照是多年坚持的“日课”。久而久之便发现西藏宗教与民间艺术的发掘与研究尚有不少空白，虽自知并不能胜任，但责任感与好奇心还是驱使我不知深浅地去染指。这样，在漫漫圣山神湖之间，我走的路越来越多，接触的人越来越多，经历的事越来越多，随之疑问与思索也不断生出了。所幸的是，能为我解疑释惑的藏胞随处可寻，士农工商、僧俗各界都是我的“格拉”（老师）。这其中，我尤其受雪康·土登尼玛先

生和波米·强巴洛珠大师的提命与点拨而获益良多。在这些学者们充溢睿智与禅机的开示下，我才发觉自己原是多么的无知与粗俗。

作为凡夫俗子，我接触最多的还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与寻常事，所以，我愿普遍了解藏胞们的秉性、习俗；我也理解并且关注他们的喜怒哀乐。我以为，世间的人，无论在思维或行为上，总归是大同小异的方面多，大异小同的方面少，不然，何以解释足不出村落的边寨农人那微言大义的谈吐，竟会与哲人字斟句酌的雄辩异曲同工？

西藏本土具有创作或创新意识的画家不多，他们大抵都有走出山门到内地或海外学习进修的经历，有一段时间，他们的作品曾被指斥为异端。而另一面，诸如宫廷画师、寺院画僧和民间画匠所组成的队伍人数众多，他们师徒相授、父带子传，多少年来陈陈相因，画佛侍佛，不越半步雷池。这些画家们对传统、现代、名利、信仰的态度不同，判断的角度也多异其趣，而又各有各的道理。先后进藏从艺谋生的如我似的汉族和其他民族人士，各自的文化背景、素养旨趣与生活经历千差万别，因而了解这些边缘人在边地的生活与创作，并进而得知他们的价值观，也是很有意义的事。

27年来，笔者在西藏这片100多平方公里的高天厚土上“走南闯北找东西”。偶有心得，只是三言两语地记几笔流水账，自己心知肚明而已。因为对我来说，用文字表达实在是比用形象表达困难得多。

如今，我的这些不成体统的文字有机会结集成书，对我来说更属求粥得羹之美。此时此境，只有诚惶诚恐地敛颜以待读者诸君批评指教的份儿了。

# 雜書力

2000年底于藏域水流西舍

◆写在言犹未尽时（代序）

1

## 雪域佛缘篇



|                 |    |
|-----------------|----|
| 何似佛手            | 3  |
| 急时抱佛脚           | 7  |
| 后藏夏鲁寺的元代瓦当      | 12 |
| 西藏佛教中的金刚        | 18 |
| 扎囊古寺            | 24 |
| 五佛五智——幽闭于冷宫里的艺术 | 28 |
| 劫后尚存的观音铜像       | 33 |
| 供奉与遮止           | 40 |
| 因艺术结两世佛缘之一      | 45 |
| 因艺术结两世佛缘之二      | 49 |
| 因艺术结两世佛缘之三      | 53 |
| 说不尽的曼陀罗         | 58 |
| 可望而不可解的秘符       | 65 |
| 可观可诵的回文诗图案      | 70 |
| 百态千姿的擦擦泥佛       | 75 |
| 人神僧俗共娱的“多吉嘎羌”   | 80 |
| 难见古格十万佛         | 86 |
| 无所不在的尊者密勒日巴     | 92 |
| 因著作闻名的古刹——拉龙寺   | 97 |



## 藏地风情篇

初冬后藏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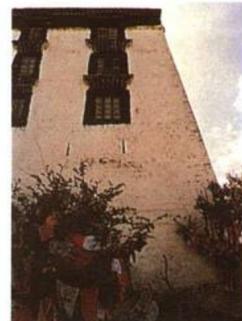
103

|                    |     |
|--------------------|-----|
| 精、气、神具备的藏戏面具       | 110 |
| 连地接天的五彩云霓          | 115 |
| 西藏的封泥印模            | 121 |
| 藏毯、织锦、图案           | 127 |
| 雕版之乡——普松           | 131 |
| 法王诗人——仓央嘉措         | 136 |
| 绿色的吉隆              | 142 |
| 借宿希夏邦马峰帕孜村         | 147 |
| 奇思与佳构的西藏民艺         | 154 |
| 性相近，习相远——西藏原始婚配之残余 | 161 |

## 画人艺事篇

|                   |     |
|-------------------|-----|
| 藏画代有才人出           | 169 |
| 翟跃飞和他的“人神之间”      | 174 |
| 半俗半僧的巴玛扎西         | 178 |
| 千金买锦洒墨痕           | 183 |
| 茶话西藏与艺道           | 188 |
| 童话情结的诉说——嘎德的墙画    | 192 |
| 藏族油画家次仁多吉         | 196 |
| 无可奈何的接受           | 200 |
| 计美赤烈的“藏女情结”       | 205 |
| 锈蚀生发的西藏情结         | 210 |
| 走进喜马拉雅——摄影家姜振庆如是说 | 215 |
| 藏画大师安多·强巴         | 224 |
| 风雨高原三十七载          | 228 |
| 雪域的行者与歌者          | 233 |

|            |     |
|------------|-----|
| ◆遥远的西藏〈后记〉 | 237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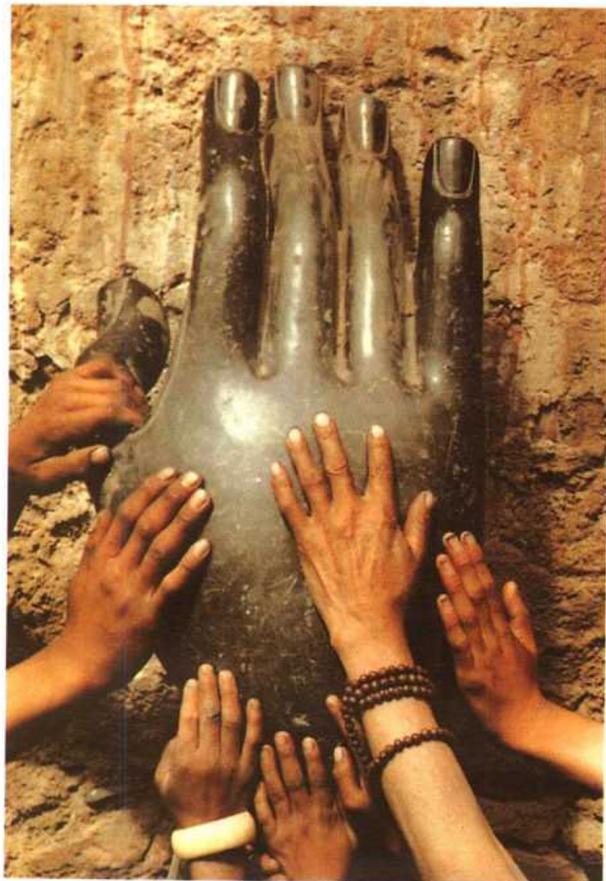


# 雪域佛缘篇

XUE YU FO YUAN PIAN



## 何似佛手



藏人以为手若能与佛陀有瞬间的接触，便可获得若干神力加于己身

在佛教里，手印被赋予了很重要的内涵与意义，被视作和神佛沟通交流的最佳方法。我们从佛教艺术形象中常见的如降魔印、与愿印、施无畏印、说法印、禅定印、合掌印等等，在不同的场合下都有其特定含义。尤其是合掌印，它在僧俗界现实生活中的运用之频繁，简直不下于人们之间的握手。

据密宗一门的解释，右手代表佛陀，左手代表众生，故而合掌印是众生皈依佛门并与佛紧密结为一体之象征。

其实，西藏众多的平民信众恐怕连这层含义都不甚知晓。人们或是靠

从长辈那里的传授，或是因自身朴素信仰的驱使，固执地以为身体的某个部位，尤其是手、头若能与佛陀（当然是活佛或是寺院供奉的雕塑、绘画里佛之形象）有瞬间的接触，便可获若干神佛之力加于己身，从而得到福佑和提升得道的能力。我们熟知的活佛为众生摸顶赐福的活动，即



我手何似佛手

是此种观念的生动例证。笔者听接近班禅大师的先生说，十世班禅大师在藏域为信众摸顶祝福，每次至少要摸三四万人，方能满足众生之愿望，一天下来，这位老佛爷手腕都肿了。

如果是更大的场合，如佛法会上，活佛就只能持一端系着吉祥彩条的竹竿在密密麻麻的人头上一扫而过了，可谓幡随意到，神人之间心领神会，足矣。



佛陀的手

若是再大的场合，如拉萨每年夏季的雪顿节展佛仪式，届时，拉萨市、郊区僧俗各界几乎是倾城而出，十几万人早上会聚哲蚌寺，以期全程地瞻仰、叩拜那尊数百平方米的堆绣唐卡巨佛。这时人们与神佛接触的媒介便只有依靠哈达了。当巨佛徐徐展升时，只见人们将一条条圣洁的哈达系成多种吉祥结，争先恐后地抛向巨佛，其中尤以将哈达抛至佛头、佛手、佛足者最为满足、得意。

也正是由于这种不甚清晰但又固执的观念，西藏的佛教信众到寺院敬香添灯时，往往并不注重观仰（也许是因敬畏之心而不敢）烟雾弥漫中的神佛雕刻与绘画，而是低首折腰却又近乎迷狂地用手、头乃至于身体在雕刻与壁画上用力触摸磨蹭。寺方无奈，不得不在上面涂上厚厚的清漆，但日久天长，这些以漆蒙面的壁画竟因人们那虔诚至极的崇拜方式而被打磨得如同漆画一般光亮，真让人不可思议。

诚然，同样是这双手，在世俗生活中却显得那样富有生机与创造力，扶犁布谷是它，接羔育幼是它，捻线编织是它，做牛羊粪饼是它，乐善好施是它，张挂风马旗幡是它。千百年来西藏文明正是靠它才得以创造、传承与扩展，所以谁又能道出它与神佛之手的区别呢？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禅宗史上著名的黄龙“三关”中那句自问、自答“我手何似佛手”来。近千年间这六个字不知引发了多少哲人的遐想妙悟，如海印信禅师的“我手佛手，谁人不有，直下分明，何须狂走？”；如万庵禅师的“我手何似佛手，不用思前算后，世间多少痴人，只是随人背走。”

近日整理照片，竟拣出多年前我曾拍过的两张“何似佛手”，不过那时我尚未读过黄龙“三关”，充其量也只是心有灵犀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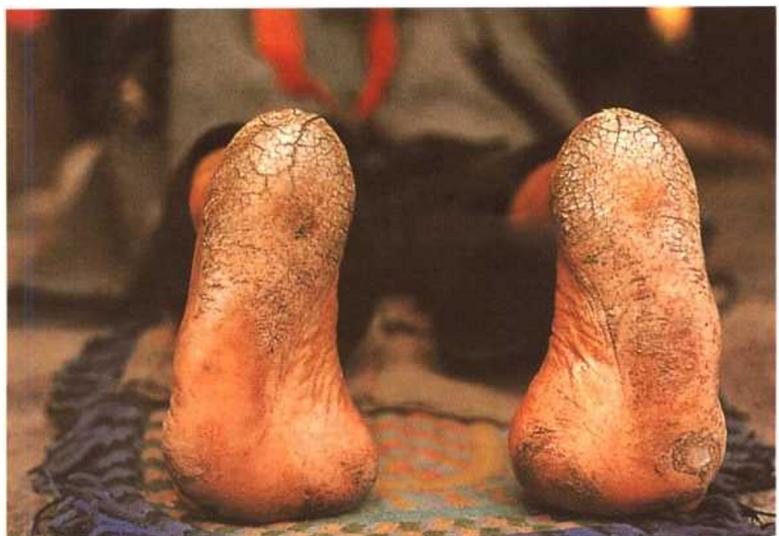
## 急时抱佛脚



藏东深山小寺里，一只完美绝伦的青铜浇铸佛足

如今，凡是到西藏观光旅游的人，大概均要取成都至拉萨的空中航线或者是川藏、青藏两条公路，以飞机或汽车代步。两千多公里的距离，一个多小时的飞行，或是在汽车上忍耐六七个昼夜便可抵达。

但您可曾知道，有多少善男信女是徒步而行，磕着数不胜数的等身长头，一路上饱经雨雪风霜，忍受着野兽的侵袭，跋山涉水、风餐露宿，



一双结满厚茧与鸡眼，深镌着岁月皱纹的脚



朝圣者凭着信念与意志，一步一个脚印，一路风尘至拉萨朝圣



在西藏各地大小寺院的穹顶上常供奉着活佛高僧亲绘的一双脚印图案，此为佛足，是佛陀形象最简约的符号。

仅仅是凭着信念与意志，一步一个脚印，实实在在地走完这两千多公里才到达圣地拉萨的？他们从起点至终点的行期最少也得六个月。

“……我向你走来，带着一路风尘；我向你走来，捧着一颗真心……”每当笔者下乡采风考察，途中遇见这些徒步去拉萨朝圣的人群，心底便油然生出无限的景仰与感佩，以及一种莫名的悲怆。

笔者1987年曾为创作《佛足》花了十几天混迹于大昭寺前来自四面

八方的朝圣者中，以观察、透视他们的外貌与内心。清晨，一排排错落有致的男女老幼朝着佛祖金像五体投地叩拜时，我立刻被眼前这幅真切、巨大、无与伦比的佛足图所震撼：一双双结满厚茧与鸡眼，深镌着岁月皱纹的老人的脚；一双双充满生命活力、健硕丰腴的青年人的脚；一双双稚嫩可爱，又可怜地被冻成青一块紫一块的孩子的脚，交替地组合、变幻，展现于眼前。此时此境模糊的泪眼、剧烈的心跳虽已令我无法对准焦距，但我的意识却很清晰，每一双脚的平凡又不平凡的经历，都可成为一件雕塑、一幅画或是一篇小说。这些文盲或半文盲信徒，来自广袤藏区的穷乡僻壤，他们世代笃信佛教，勤勉耕牧。稍有积蓄，不是用来盖房添衣，而是先到拉萨各大寺院添灯还愿，此乃一生中最重要之目标，一俟达到，便能心有所安，神有所归，虑有所定。世代连绵，概莫能外。其实王维的“举足下足，长在道场；是心是情，同归性海”的理论，当亦尽在其中。

在西藏各地大小寺院的穹顶上常常供奉着活佛高僧亲绘的一双脚印图案，此为佛足，是佛陀形象最简约的符号。在雪域高原的许多圣迹遗址，又能时时有幸得识当年菩萨、神祇踏留于奇石巨岩上的印记，此为仙足。每每于此，笔者自然要神驰于佛传故事里步步生莲的美好境界，同时脑际中又自然而然地叠印出亲见的普通信众那双双布满尘埃但却是连结着人生起点与终点的脚。我以为，只有见过这样脚的人，才更能体会这句谚语：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转经、朝佛和净土变中的“称名念佛”是众多下层信徒的修持方式，一心一意地观想、礼赞佛之形象，念念不舍地称颂佛之名号，便可凭借佛陀本愿的他力，往生福地乐土。以佛意之恢弘，佛界之高远，佛心之博大，即便对那些深陷尘缘的佛门槛外之人，也多是慈悲为怀，有求必应吧，不然怎么会有“急时抱佛脚”之说？

1984年春，笔者带队到藏东考察，在一座经过“文革”风暴彻底洗劫的深山小寺里，竟与一只完美绝伦的青铜浇铸佛足不期而遇，望着这件残损的艺术精品，人们进而联想与推测这尊硕大无朋的青铜雕佛